



萬里長城



許幸之作

1
張
水

聯 合 出 版 社

萬里長城

許幸之作

聯合出版社

文學小叢刊

萬里長城

著	作	人	許	幸	之
主	編	人	穆		尼
出	版	人	費	租	華
發	行	所	聯	合	社
			出	版	

上海祁門路一二三號

目 次

萬里長城.....	1
雷雨.....	15
暴風雨.....	17
悼亡友.....	24
悼古久列先生.....	28
普希金紀念塔下.....	30
創造你新的生命吧，詩人！.....	33
夜.....	37
夜歸.....	39
鄉愁.....	41
懷鄉曲.....	48
墮胎.....	51

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在蜿蜒萬里，
起伏顫動的你的背上，
曾流過三十萬人的鮮血。
他們——
用鮮血和淚珠
和成泥土。
他們——
用肉體與白骨
填塞過溝渠，
他們——
爲了始皇帝
一夜的狂歡。
他們——

那些無辜的百姓們
得割下三十萬人的頭顱。

你，萬里長城！

你這中國民族底巨大的毒蛇啊！

你是秦始皇的忠臣，

你是用人民底

血與肉與頭顱築成。

築成了

你這併吞六國的紀念碑，

築成了

那慘無人道地殘忍的史蹟。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蘇恬將軍的皮鞭。

你，萬里長城！

你真是我們那暴君主底

最魯莽最好勝的奴隸。

你當過北伐匈奴底

勇敢的先鋒，

在侵略南越時，

你也被誇耀過奇功。

然而，你錯了，

萬里長城！

你那萬惡的君主秦始皇啊！

他喲——

他是人類史上最最殘忍的暴君。

他，秦始皇！

他爲了那金玉鑲成的

寶座永傳萬世，

所以他便想起你；

用三十萬人的頭顱，

來把你築成，

他爲了防禦外侮，

他爲了羣臣背叛，

他爲了人民作亂，

秦始皇！

這古今希有的魔王！

他想起了

併吞六國，

他想起了

廢棄諸侯與封君，

他想起了

搜集天下的兵器鑄成金人，

他想起了

用苛政和宮刑虐待人民。

這古今希有的魔王，

秦始皇！

他更創造了

那有名的「焚書抗儒」的史蹟，

連二千五百年後的

希特拉將軍，

也都奉為神聖的典型。

秦始皇，

這古今希有的魔王！

他又在你的城下，

建築過迷人的「阿房宮」庭。

那兒——

有金釵十萬的美人，

那兒——

有撕帛碎玉的笑聲，

那兒——

有金樓玉宇的宮殿，

那兒——

曾埋葬過三千個宮女的青春。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你那「黑死病」菌一般地毒氣，

已流傳了二千五百年，

浸染了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血液。

你，萬里長城！

你又用你那龐大的身體，

劃分了完整的大地，

你把中國民族底自由，

加上一條又長又重的鎖鏈。

你，萬里長城！

你是中國的一條衰老的巨蟒！

在陰風怒號的

你的肩上，

聽吧——

我們聽到隆隆地砲聲。

在茫茫黑夜的

你的頭上，

聽吧——

我們聽到殺人的號聲。

在塵沙蔽天的

你的背上，
聽吧——
我們聽到異國軍馬的奔騰。
並且，立在你的城堡上，
我們可以遠望——
遠望那遙遠的家鄉。
那兒有——
蒼鬱的森林，
那兒有——
銀鱗色的河山，
那兒有——
平曠的原始的牧場。
春來時，那兒有——
跟着冰塊奔流的松花江。
在油綠色的草原上，
蠕動着一片白雪似地羊羣。
那些千百年來鑄成的
黃金的美夢，
現在啊，已隨着破碎的河山，
變成了血腥的沙場。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實際上——

萬里長城啊！
你歷史的使命早已死滅。

在從前——

秦始皇看天下的百姓
都是敵人的時候。

祇有你——

萬里長城！
你是他唯一的寵臣。
就是歷史的帝王，
也都一樣地器重你啊，
他們愛護你
甚過護愛他們的人民，
因為你能勇敢地
保全他們的皇位和子孫。
就在捍衛他們
私有財產的國土上，
你也建立過偉大的功勳。

實在說——

萬里長城！

你曾用過堅厚的牆壁，
抵禦過匈奴的刀槍，
你也用過頑強的堡壘，
對抗過韃靼人的弓箭。

然而——

你還怯懦的萬里長城！
我要譏笑你！
咒罵你！
爲什麼對於帝國主義者底
野獸的侵略，
你却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他們——

用軍艦和大砲，

他們——

用機關槍和刺刀，

他們——

用烟幕和毒氣，

他們——

用炸彈與飛機，

他們——

用一切化學的兵器，

他們——

用殺人光線和細菌，

他們——

制服你，如同制服一條蚯蚓。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當帝國主義者的跣跡，

把你蹂躪了之後，

當歷史的使命，

宣判了你死刑之後，

當時代的巨輪，

把你軋死了之後，

當中國民族鬥爭的洪流，

把你吞沒了之後，

你，萬里長城啊！

你就好比一條又長又大的巨蛇死了，

死在這咆哮着暴風雨的國土裏。

快死吧——

萬里長城！

完成你歷史的殘蹟！

你看——

曾經被你當做野蠻人的韃靼，
現在已不像從前那麼兇悍。

你看——

從前被你看做游牧民族的蒙古，
現在，已經有他們自由的國土。

你看——

和你併稱為東方文明之邦的印度，
早就是英國人做了他們的地主。

你看——

同你并駕齊驅的古代的希臘和埃及，
牠們——

都成了被世界遺忘的歷史的墓碑。

你看——

那鱗在沙漠上的「金字塔」與「人面獅身」，
牠們——

都成了古帝王收藏尸骨的冢墳。

你看——

那繁榮一時的競技場和萬神殿堂，
牠們——

都成了今日的遊人們憑吊的荒墟。

你，萬里長城啊！

你會和牠們同歸於歷史底悲運。

將來——

你也會變爲後代的人們憑吊的塚墳，
你看——

烏鴉會在你的城頭上詛咒黃昏。

萬里長城！

我要撕碎你！

你是秦始皇畜養的毒蛇，

你是蒙恬將軍的皮鞭。

從來的詩人都在歌頌你，

萬里長城！

他們用動人的詩句，

來歌頌你的史蹟。

恐怕只有我吧，

萬里長城！

祇有我在詛咒你，

侮辱你，

甚至還要撕毀你！

因爲我，

和我周圍的人羣，

都多少被你的毒液動染

我們——

有些是死了，
有些還在睡眠，
有些已經清醒。

我們——
已經清醒的人們，
要用人與人的力量，
築起那新的萬里長城！

我們——
要用四萬五千萬人的思想築成基礎，
我們——

要用四萬五千萬人的頭顱構成磚石，
我們——

要用四萬五千萬人的血淚和成泥土，
我們——

要用死亡築成堡壘，
我們——

要用鮮血舉起火炬，
我們——

要用人與人連成一氣，
我們——

要連成一條比你更長更大，
用人的生命鑄成的萬里長城！

我們——

要從我們自由的土地上，
把你這民族的公敵摧毀。

摧毀——

摧毀我們民族的公敵，

摧毀你！

摧毀敵人的間諜，

摧毀你！

摧毀陳腐的制度，

摧毀你！

摧毀黑暗的重圍，

摧毀你！

摧毀壓迫者的權力。

摧毀你！

摧毀你！

摧毀一切！

摧毀你！

摧毀一切！

摧毀你！

摧毀你，

摧毀你，

摧毀你這鞭撻人民的皮鞭！

摧毀你！

摧毀你！

摧毀你這遺害中國民族的毒蛇！

一九三六，五，二五，上海。

按：作此詩時，中國全民抗戰的烽火尙未舉起，
人民在極度的苦悶中，故用詛咒的口吻責備
了長城。

雷 雨

黑衣的惡魔在空中布陣，
白蟻和烏雲作決死的鬥爭，
烏雲從烟幕中散佈出死光，
白雲在山嶺上射擊着砲聲。

晝神和夜神作猛烈地爭論：
「你不該教瘋狂的雷雨騷擾黃昏！」
「你不該教暴厲的颶風掃蕩山林！」
「你不該教霪威的雨水把大地併吞！」

太空和大地開始激烈的戰爭，
像愚蠢的人間互相殘殺糾紛。
太空向大地投擲了爆裂的火花，
大地之上迸發出忿怒的吼聲。

昏闇的蒼空金蛇閃震，
牛羊在田畝之間奔騰，
狂風拔起陌頭的樹株，

漁舟在雨煙瀾漫的湖中沉淪。

風雨雷電追襲着三等列車，
列車在黑與白的死亡線上狂奔，
像在黑地獄中掙扎着的火龍，
牠裝載着人類的自由與平等。

一九三七，六，五，上海。

暴 風 雨

暴風雨，暴風雨啊！

你是新世界的預言家吧？

你是大時代的使者吧？

當你來到的時候，

宇宙全歸黑暗哪！

大地捲起塵沙哪！

山林狂嘯哪！

海洋怒號哪！

沙漠騰歡哪！

山洪暴汎哪！

猛獸絕跡哪！

強暴者推翻哪！

暴風雨，暴風雨啊！

你把這黑暗世界，

完全吞沒吧！

連一點殘滓，

也不要留下！

我請求你，

暴風雨！

我期待你，

暴風雨！

我讚美你，

暴風雨！

我歌頌你，

暴風雨！

你，暴風雨啊！

你像大山，

像雷電，

像狂浪，

像潮水，

像軍隊，

把舊的一切摧毀吧！

一切舊的，

陳腐的，

卑污的，

俗套的，

狡猾的，

欺騙的，

壓迫的，

飢餓的，

金錢萬能的，

人與人的關係，
人與社會的關係，
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係，
統統把牠們破滅吧！
那些再討厭沒有的東西。

暴風雨，暴風雨啊！

然後你從新創造吧！

創造新的，

偉大的，

光明的，

自由的，

平等的，

合理的，

集體的，

有生氣的，

有麵包與職業的，

人與人的歷史，

人與社會的歷史，

人與社會與自然的歷史。

暴風雨，暴風雨啊！

如果你是象徵了時代的使者，

那麼，你就儘量地灑吧！

灑遍了中國，

酒遍了印度，
酒遍了朝鮮，
酒遍了台灣，
酒遍了安南，
酒遍了菲列濱，
酒遍了南洋羣島；
然後再向西去！
酒遍了墨西哥，
酒遍了西班牙，
酒遍了阿拉斯加，
酒遍了巴力斯坦，
酒遍了阿非利加，
酒遍了阿比西尼亞，
酒遍了一切弱小民族，
讓牠們捲起狂風暴雨吧！
暴風雨，暴風雨啊！

你落吧！

我盼望你：

你吹吧！

我們大家盼望你！

你酒吧！

我們的民族盼望你！

你下吧。

一切弱小的民族盼望你！

你打吧，

全世界的勞苦大眾盼望你！

暴風雨，暴風雨啊！

你勇敢，

你有勁，

你有理智，

你有熱情，

你有力量，

你能革命。

你，暴風雨啊！

狂嘯吧？

呼號吧！

怒吼吧！

歡舞吧！

落吧！

吹吧！

洒吧！

下吧！

打吧！

花，花，花……

花，花，花……

花，花，花……

花，花，花……

暴風雨，暴風雨啊！

狂嘯吧！

呼號吧！

怒吼吧！

歡舞吧！

落吧！

吹吧！

洒吧！

下吧！

花，花……

花，花……

花，花……

花，花……

暴風雨，暴風雨，暴風雨啊！

狂嘯吧！

呼號吧！

怒吼吧！

歡舞吧！

落吧！

吹吧！

洒吧！

下吧！

花……

花……

花……

花……

一九三六，十一，十，上海。

悼 亡 友

友呵，我年青的藝人！
我沒有想到
你這樣短命地和
人世間絕別。
我從我的書櫥中，
發現你未經寄出的情簡，
那些動人的詞句，
也難怪你的戀人
會爲你自殺。
今天，我友！
我又在我的書卷中，
讀到你沒有發表的文字，
我一字一句地朗讀到底，
我想起了
你那口若懸河的談峯，
你的雄辯，
你對於人類解放的信心，

和崇高的你的幻想。

2.

友呵，我年青的藝人
當我回到故鄉，
重行走進你往日的書齋，
那裏依舊是明窗淨几，
一切的陳設，
和往日沒有半點更改。
被褥整潔，
如像你的生前，
除了那些書葉上
掩蓋着薄薄的塵埃。
哦，我的友呵！
彷彿你還未死，
不，你依然存在，
彷彿一切都在等待你呵，
等待你從遼遠的他鄉歸來。

3.

哦，我年青的友呵
我走近你的畫像，
你那天才的丰姿，

智慧的生命。
你默默對我微笑。
你還是對人類的微笑吧？
哦，我的友！
我避開你的老父，
低聲地呼喚你的名字，
但你那畫像呵，
依舊是默然無語。
哦，我的友啊！
你為什麼不理睬你的故人？
為什麼不侃侃而談？
在你的醫藥中，
為什麼不再高談闊論？

4.

哦，我年青的友呵！
現在，你的祖國正在受難，
你的家鄉也被洪水冲散，
你的老父，和你的兄長，
不知道流落在那方？
我年青的友啊！
你為何老是閉着你的兩眼，
在炮火熾天的土地中安眠。

可是，我的友！
我却在幻想呵！
我幻想炮火的聲浪，
能把你從長眠中喚醒，
我幻想人民的吼聲，
能教你從死滅中甦生。

一九三六，七，五。

悼古久列先生

在一個「反帝」的招待席上，
古久列先生呵！——
我曾經替你畫過肖像。
你那深入的東方人的眼睛，
和高起的歐羅巴的鼻樑，
你傳遞了歐亞人民的友誼，
混和了東與西的思想，
當我拿着畫像交給你簽字，
你緊緊地握住我的手，
那時候，先生！
你帶來歐洲人民「反侵略者」的任務，
來到我們東方的國土；
將來，世界和平的勳章，
會永恆地掛在你正義者的胸上。

現在呵，古久列先生！
東方帝國主義者鐵蹄，
正踏破了你來過的和藹的國土。

而你在這時却永別了我們。
我們呵，沒法對死神提出抗議，
然而，我們敢爲你保證：
東方的你的友人，
和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
他們，將繼續你的偉績，
扭負起這神聖的民族抗爭。
因爲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心，
『最後勝利必屬我們』。
殘暴是終會在正義之前『屈膝』。
我們，要用勝利的鮮花，
祭獻給你和平使者的墓門。

普希金紀念塔下

黑夜吞噬了都會
的黃昏，
月色透過那深秋
的林蔭，
我懷着流浪者
的心情，
徘徊在普希金的
紀念塔下。
喔，普希金！
我迴想起了
你的詩歌，
你的繪畫，
和你那富於熱情的
浪漫主義的生涯。
哦，我崇拜你啊！
普希金！
你啊，你是俄羅斯的靈魂！

你憎恨那荒淫暴戾
 的沙皇，
你代表了被壓制的人羣
 和君主反抗，
被你撕碎了假面的
 你的敵人，
假借着劊子手來報復
 他們的仇恨。
喔，普希金！
 我追憶起了
你的天才，
 你的戀人，
 和你那勇於決鬥的
 不怕死的精神。
哦，我敬仰你啊！
 普希金！
你嚕，你是偉大的民族詩人。

因為你太過熱戀
 你的祖國，
和那些成千累萬的不
 自由的人羣，
你不幸踏進了敵人

的陷阱，
斷送了你年青而
可貴的生命。
嚶，普希金！
現在我看見了
你的鬢髮，
你的容顏，
和月光反射着你的
銅像，栩栩如生。
哦，我愛慕你啊！
普希金！
你啊，你是正義與自由的象徵。

一九三八，十一，十八。

創造你新的生命吧，詩人！

1.

創造你新的生命吧，詩人！

光明與黑暗正在決鬥，

文明和野蠻肉搏的時候，

詩人啊，你不應該把自己隱藏，

隱藏在苟生偷安的「孤島」之上。

三年來，詩人啊！

貧困使你喪失了你的勇氣，

失業讓你懶散了你的決心，

家庭把你的意志盡行磨滅，

戀愛完全破碎了你的理想。

你啊，你和新的世界整個隔絕，

有一個可怕的黑影遮住了你的眼睛，

三年間，不讓你和光明的世界接近。

2.

創造你新的生命吧，詩人！

三年來，你不曾拈過彩色的畫筆，

你不曾寫過得意的詩章，
沒有讀過幾部名著，
更沒有創作過傑出的散文。
在電影史上，
你不曾建立過光榮的功蹟，
爲了戲劇和文化，
也沒有捧出你感人最深的劇本。
爲着那可怕的黑影，詩人啊！
你竟拋棄了你的事業，
失去了你的信心，
背馳着光明的道路，
疏遠了你可貴的母愛和友情。
你啊，詩人！
你竟成了徬徨於迷途的羊羣。

3.

創造你新的生命吧，詩人！
現在啊，那可怕的黑影已從眼前退隱，
牠慢慢地掘起自己的墓穴，
然後用泥土來埋葬牠的靈魂。
可是，詩人啊！你不用悲哀！
這正是「鳳凰涅槃」的再生！（註）
你的生命將從新復活，

你的良心會從死滅中甦生。
赤血將重行在你週身激流，
熱情會在你的胸上沸騰，
你將會再度拈起你的畫筆，
詩興也會在你那靈感中狂奔。

4.

創造你新的生命吧，詩人！
儘管有人嫌你寒微，
儘管有人罵你貧困，
你既沒有金錢和美酒，
你也沒有洋房與汽車。
因此，那黑影便失望而退走，
但是，詩人啊，你不用哀愁！
這正是你新的生活的起頭
安心吧，詩人！
國家不會嫌你寒微，
民族不會說你貧困，
大眾不需要你的金錢和美酒，
社會也用不着你的洋房與汽車。
牠們啊，只要你的詩歌！你的詩歌！

5.

牠們啊，只要你的詩歌，你的詩歌！
能代替大砲，能代替飛機，
如像炸彈，如像刀槍，
如像戰士們在前線肉搏，
如像機關槍把敵人掃蕩。
牠能像英雄振臂高呼，
能喚起全民族對侵略者反抗。
牠有勇敢與決心，
牠能使人民團結與信仰。
彷彿黃河與揚子江的洪流，
也可以成爲國家的天險和屏障。
爲了給打擊者以打擊，
你要用你的詩歌！
你的文字，和你的洪亮的歌喉！
爲着你的祖國的解放和自由，
詩人啊！你要用你的詩歌，你的詩歌！

一九三八，九，二六，上海。

註：古傳說鳳凰涅槃，五百年後再生

夜

夜！

悠長漫漫的夜暗！

幾時才能等到你天明？

不僅是我喲，

——我的伙伴

——我們窮人，

再也不能忍耐啦！

夜喲！

請你把你那神祕

的黑紗，

從你的靜默而寡歡的

臉上揭開；

在我未死之前，

我要啊，

瞻仰一下你的丰采

夜！

悠長漫漫的夜暗！

幾時才能等到你天明？
不僅是我嘯，
——我的國家，
——我們民族，
也都在等待你嘯！
夜嘯！
請你睜開你惺忪
的眼睛，
從你那醉態朦朧的
憶夢中醒來；
在我未死之前，
我要啊，
看你步出關關的世界。

一九三八，十一，十五。

夜 歸

我從晚秋的深夜歸來，

馬路上披着

迷濛的夜霧。

——路燈

——樹影

我懷着寂寞的心情，

踐踏着落葉的歸途。

親切的友人，

和我手圈手兒，

在稀疏的林蔭下漫步。

我們從個人

談到國家——

談到文化——

任憑戒嚴的夜騎忽忽走過。

我從晚秋的深夜歸來，

馬路上披着

修長的身影。

——輕風

——冷月

我帶着無限的憧憬，
在淒清的路上徬徨。
親切的友人，
和我肩靠肩兒，
浴着乳白的月色回家。
我們從戀愛
談到思想——
談到革命——
公園裏傳來雄獅的吼聲。

鄉 愁

最近友人從×城逃出，談到該城淪陷後的情景，令人淒然淚落。並談到他家中被洗劫一空，甚至連他們的結婚照片也被搗毀；但奇異地獨把我那幀畫着東京風景的油畫，依然保存如故，絲毫未加損壞。不禁心有所感，因此作詩以紀念之。

異國的弟兄呵！

爲什麼

你們把那人家掃蕩淨盡，

獨讓我那幅油畫，

依舊完好地加以保留？

是不是

因爲我那幅畫上的風景，

引起了你們無限的鄉愁？

噢，在那幅小小的畫中：

描畫着

你們的祖國。

你們的家鄉，
東京的水道橋旁，
那兒啊
有詩一般的靜境，
夢一般的黃昏。
藝術家在橋上晚步，
背着書包的少女放學歸去。
穹窿的板坡，
綿延的屋宇，
路燈上
開放着朦朧的燈火。

那兒啊
有你們的父母，
你們的妻兒。
融融歡樂的家庭。
那兒啊
沒有殺戮，
沒有戰爭，
沒有毒瓦斯摧殘人命。
呵，也難怪你們，
不懷念遠隔重洋的祖國，
不得歸去的家鄉，

因此，你們啊，
便從那小小的畫上，
呼吸你們的國土之香。

也許呵
在你們童年的時候，
曾經挾過書包，
打那兒橋上走過。

也許呵
在你們青年的時代，
曾經擁着戀人，
在那傍晚的路上散步。

也許呵
在櫻花盛開的時節，
爲了留戀你們的青春，
會佇立過那凸起的板坡。

也許呵
在你們工作疲勞過後，
曾經懷着憂鬱的心情，
低着頭，在月夜的屋簷下行走。

可是，如今啊！
這些都成了無邊的夢境，

你們再也不能親近牠們。

牠們啊

徒然增加你們生前的煩惱，
和死後的憧憬。

可憐你們啊

把靈魂委託與砲火，
將愛情交給了死神。

你們啊

把生命祇抵償一顆子彈，
和一刻兒時辰。

爲什麼

你們要用砲火
搖蕩鄰國的父母？

爲什麼

你們要用刀槍，
殘殺鄰國的弟兄？

爲什麼

你們要用飛機，
轟炸鄰國的妻兒？

仔細想想吧！

你們爲什麼這樣瘋狂？
●自己也不免可笑。

把你們的肉體
祇換取皇家的一瓶啤酒，
和一塊麵包。

現在啊！

我又回憶記那幅畫的情景！

呵，幽美的黃昏，

靜寂的街衢。

我曾背過畫架，

從傍晚的路上歸去。

我更回憶起我的足跡：

呵，曾踐踏過你們的鄉土，

交往過異邦的朋友，

結識過鄰國的姑娘。

在侵晨的上野公園，

在月晚的不忍池邊，

我曾寄付過異國人的熱情。

可是，如今啊！

你們的祖國侵略我們，

我們的祖國對你們堅決抗爭；

因此，昔日的戀愛和友情，

都結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

可是，我希望我的畫呀，
能像漢楚戰爭時代的『楚歌』，
在垓下之圍中齊聲合唱，
使楚軍膽戰心驚，
逼死那用武力統一天下的霸王。
同樣，我更希望我的畫呀，
在你們細心地欣賞過後，
如同『楚歌』一樣喚起更多的鄉愁，
從此，放下你們的武器而休戰，
爲了促進人類永遠的和平與自由。

•那時候
異國的弟兄啊！
我就把我那幅油畫，
等你們自動地撤兵之後；
作爲國家的禮物，
贈與你們。
要不然
你們就把牠好生地保存，
絲毫不加破損，
等我們最後勝利的時候；
作爲你們的獻禮，
交還牠的主人。

因爲，那時候

你們可以回到你們的鄉土，

重行在那靜美的橋邊散步。

那時候——

你們推倒了黷武主義者的魔鬼，

從新建立起新國家的基礎。

那時候——

你們可以盡量地舉杯暢飲，

在盛開着的櫻花之下酬歌。

那時候——

我們可以恢復往日的友情，

像兄弟一樣緊緊地握手。

那時候——

在你們和平主義者的胸中，

早已，早已消散了無邊的鄉愁。

懷 鄉 曲

可怕的下弦月，
像貓頭鷹的眼睛，
帶着恐怖與憂鬱，
凝視着戰後的沙場。

敵人的哨兵，
拖着寂寞的身影，
荷着長鎗，
在鐵絲網下徬徨。

從遼遼的谷間，
傳來「反戰」的歌聲，
哨兵縱然機警，
但尋不着一個敵人。

他從驚惶中
恢復了平靜，
也慢慢低下頭，

倚靠在木樁上靜聽：

「懷念你的祖國嗎？
你遠征的男兒啊！
你的田，你的地，
你的農產和茅舍，
都已荒蕪哪！
你異國的弟兄啊！

懷念你的故鄉嗎？
你遠征的男兒啊！
你的妻，你的子，
你的父母和兄妹，
都在盼望你囑，
你異國的弟兄啊！」

哨兵，他從腰間，
掏出一張美妻的照片，
他又重行在腦中，
浮起了臨別的回憶。

「再會吧，我的妻！
再會吧，旦那！」（註）

他忍痛地推開她，
她緊緊地拉住他的軍衣。

哦，這慘淡的沙場，
哦，這茫茫的黑夜，
彷彿有死屍呻吟，
濃霧中藏着鬼影。

他心裏起了一陣顫慄，
戰爭呵，你幾時完結？
哦，那惱人的歌聲，
又從遼遠的谷間嚮起。

一九三九，二，二〇。上海。

註：旦那爲日本婦女稱呼她們丈夫的用語。

墮胎

宇宙之間，既有日月星辰，
誰能使天地不把萬物萌生？
如果人類要永續牠的歷史，
我相信愛情會在人間永存。

男女青年既經發生了愛情，
誰能教愛情沒有牠的結晶？
夜合花喲既然開放了蓓蕾，
有能誰教蓓蕾不把果實結成？

社會是爲了保護人類生存，
爲什麼又不讓人們各自營生？
貧富貴賤各有生存的權利，
爲什麼一個私兒不能保全牠的生命？

哦，有一件駭人聽聞的慘痛的故事，
在這罪惡的都會的一角發生，
有一對美好的情侶，他們都還年輕，

爲了失業和貧苦，把他們的胎兒置於非命。

青年男子，流着豆大的汗珠，
聽他的情人在病床上掙扎呻吟，
這是愛情賜與年輕人的痛苦，
彷彿罪犯責備着自己的良心。

他隔着壁門往手術室中傾聽，
鏗鏘的刀叉之聲，聽耳可聞。
孕婦被麻醉後的長吁短嘆，
哦，他正在忍受着殘酷的嚴刑。

長久之間，聽不見孕婦的呼吸，
也聽不見醫生在手術室中的動靜，
他捏着一把冷汗在地板上亂走，
他懷疑他的情人，就此斷送了生命。

忽然，看護啓動了客廳的透門，
他懷着熱烈的希望向前發問！
「怎麼啦？小姐！病人的情形如何？」
看護鎖起眉頭說，「你還是去問問醫生。」

他憶着惶悚的心情走進手術室內，

「怎麼啦？醫生！病人的情形怎樣？」
醫生拍拍他的肩頭，作安慰的口吻：
「別太難過吧，先生，你去作最後的慰問。」

這時候，他的神志完全失了主宰，
眼看着手術室中躺着兩具屍身，
一是被鉗子鉗斷了頭顱的胎兒，
一是面如死灰般的他的情人。

他便仆倒在她的懷中輕輕撫問，
她緊緊閉着眼簾，不能做聲，
淚珠溼溼，垂吊在她的眼邊，
寡默之中，彷彿對人間懷着埋怨。

他灣下腰，輕輕地在她額上印了一吻，
她微微地睜開淚眼，對他凝視，
彷彿從這凝視中，寄寓了無限的情思，
然後，她重行閉上眼簾，瞋然無聲。

也性急地狂呼，狂呼她的乳名，
也雖然心裏清楚，但口中已不能反應。
也流着熱淚，狂吻她的櫻脣，
但她那紫色的邊脣，早已僵冷成冰。

此時，他週身的血壓全已凝靜，
但是，熱淚卻從眼眶中奔瀉，
他的煩惱燃燒着他的心靈，
他開始憎恨，憎恨這罪惡的人羣。

他又看見那血肉模糊的胎兒，
躺在血泊之中，他母親的身旁，
他已經被刀叉切開了腹部，
鋒利的鉗鉗，鉗斷了他的頭和手膀。

他躺在血跡斑斑的盤中如像田鷄，
白而又嫩的肌肉如像臘製的模型，
兩隻腳上的指痕已瀝瀝分明，
那可愛的小腿，長得酷肖他的母親。

醫生向前扶他走出，「不要傷心吧，先生！」
縱然是個男兒，這是醫院常有的事情，
你的妻子雖然爲了小產而死，
這是命裏註定，也算是人間的不幸。」

哦，爲什麼要把無辜的胎兒判處死型？
爲什麼要叫他的母親和他一起犧牲？

父母爲什麼不能養活他們的子女？
一個青年，爲什麼不能解救他的情人？

啊，也許他將來是個了不起的學者？
也許他像他的母親一樣美麗丰采？
他也許是一個英勇有爲的民族志士？
不，也許他是爲人類謀幸福的天才。

啊，他不該往這黑暗的社會投胎，
不容許他在這不幸的人間存在，
也罷，并非他的父母有心殺害嬰兒，
其實，殺害他的却是這悲慘的世界。